

第陸章 結論

隨著冷戰後中國國力的崛起，評估中國對國際安全的影響成爲國際政治學界關注的課題。然而，傳統現實主義的解釋有所不足之處，因此，本論文提出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並論證守勢現實主義能夠有效地解釋冷戰後中共的國家安全政策。本論文證明了冷戰後的中國是一個追求自我防禦的國家，所以其安全政策是屬於防禦性的。

第一節 研究回顧

回顧本論文的研究過程，採取了以下的步驟：第一、闡述現實主義的演變與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現實主義是一種典範，並不是只有單一的理論。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有共同的基本，例如國家爲中心、國際結構的無政府狀態、國家追求權力或安全、國家必須自助、國家是理性的行爲者以及權力分佈的重要性。然而，守勢現實主義卻不認爲國際結構是霍布斯式的，由於國際政治權力平衡法則的運作，侵略國往往會受到其他國家制衡，所以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國際安全是充足的以及國際合作是可能的；衝突與戰爭的發生多半是由於國家的認知錯誤或過度擴張。因此國家確保安全的最佳方式是採取防禦性或稱爲維持現狀的策略。

第二、推演出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由於國際結構是良性、安全充足的，很少會導致戰爭的發生，因此：首先，國家保障自身安全的最佳策略是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其次，維持現狀的國家會採取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因而注重嚇阻的戰略；最後，現狀國會採取昂貴信號的作法透露其安全與合作的意圖，以避免衝突的發生。

第三、提出研究假設並加以驗證。爲了驗證冷戰後中共的外交政策符

合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本論文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1）中共對國際環境的認知會符合守勢現實主義關於良性的國際結構與安全充足的觀點；

（2）中共的外交政策旨在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所以其對外的行為會以維持現狀為主，避免改變現狀的情形發生；（3）中共的國防政策屬於防禦性的，因此其戰略會以嚇阻為主，避免使用武力直接與敵人衝突；（4）爲了表示其防禦性、維持現狀或者是合作的意圖，中共會採取昂貴信號的作法，以避免被其他國家所誤解。本論文從中共領導人的言論、政策宣示以及國防政策白皮書來加以驗證假設 1 是否成立；假設 2、3、4 則以個案研究法，從 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事件以及冷戰後中共與南海爭議的問題上來分別加以檢視。

第二節 研究發現

一、良性的國際結構與安全充足的認知

中共所認知冷戰後的國際環境，是以「和平與發展」爲時代主題，國際形勢整體來說是緩和、和平的，世界大戰可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發生、甚至避免；但是中共認爲國際局勢還是有局部動盪或戰亂的可能。再者，就世界格局朝向多極化的預測方面，雖然中共的看法帶有自身主觀期待的意味，但是這樣的認知也是建立在中共認爲多極化的發展，能夠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另外，中共的國防政策也與領導人的認知一致，採取防禦取向的軍事戰略，重視嚇阻與信心措施的建立，目標在於維持安定和平的國內經濟發展環境。中共認爲唯一會不惜使用武力的例外是在台灣問題上，因爲中共的認知是台灣問題屬於國家內部統一的問題，所以會採取武力嚇阻台灣宣布獨立。總而言之，冷戰後中共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符合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與安全充足的觀點。

二、維持現狀

90年代以來，台灣的民主化與美國國會的政治發展，使得中共不得不擔憂「一個中國」的現狀可能產生的改變。因此中共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中，實施飛彈試射與軍事演習的活動，意圖迫使美國繼續遵守「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以及嚇阻台灣宣佈獨立。對北京而言，只要台灣不宣佈獨立，中共就可以維持「一個中國」的心理認知；另一方面，北京有信心只要繼續維持現狀，憑藉著中國廣大的市場與經貿力量，可以在將來吸引台灣回歸大陸。所以，中共訴諸強硬的手段讓美國與台灣方面都明白改變現狀必須要付出高昂的代價；1995-1996年的飛彈與軍事演習，即是北京要維持現狀的作為。

冷戰後中共對於南海爭議的策略，是先搶佔了無人的島嶼後，除了避免與其他國家發生正面衝突外，就是全力地將據點加以鞏固。因為北京知道，不論其外在環境或內在條件，皆無法、也不願去改變南海的現狀，甚至得到整個南海群島的控制權。所以，中共盡力地維持現有的地位，避免其主權的聲稱被漠視、邊緣化，進而採取合作的態度與相關國家共同解決糾紛，獲得經貿上的最大利益。中共在2002年與東協簽訂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即可視為北京接受現狀的結果。

是故，從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與冷戰後中共與南海爭議的個案中可知，中共旨在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所以會採取維持現狀的外交政策，避免改變現狀的情形發生。

三、嚇阻

中共的嚇阻是藉由使用武力來懲罰敵人，使敵人在未來要違反中共的利益之前，能夠三思而行。因此在台海危機中，中共採取飛彈與軍事演習

的嚇阻方式來防止台獨，並且警告其他國家不要違反「一個中國」的政策。然而，中共採取武力嚇阻的另一個目的，是避免與美國直接發生衝突。事實上，中共這種戰爭邊緣的策略，一方面是要向台灣表現出戰爭的急迫與威脅，另一方面則是爲了要避免真正的戰爭發生。然而，冷戰後中共在南海爭議的問題上並沒有採取武力嚇阻的戰略，而是以漸進(*creeping*)的姿態，悄悄地佔領無人的礁島後再逐步地鞏固建設，避免發生軍事衝突或被視爲侵略者。既使面對美濟礁事件中菲律賓的強烈反應，中共也沒有使用武力來反制或嚇阻，反而暫時退讓、先求息事寧人。

因此，中共在台海危機的個案中符合本論文的假設，即其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屬會採取嚇阻的戰略，避免使用武力直接與敵人衝突；雖然在南海爭議的個案中，中共並沒有嚇阻的行爲，但是更沒有侵略的行動，其目的是避免發生衝突。所以，中共的國防政策屬於防禦性的這一假設，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plausible*)。

四、昂貴信號

從 1995 年 7 月到 1996 年 3 月，中共進行了一系列的飛彈試射與軍事演習的活動來威脅台灣。然而，北京的目的並不是發動對台的戰爭，尤其更不想與美國直接開戰。爲了展現旨在嚇阻而非攻台的意圖，中共昂貴信號的作法，除了演習活動的事先告知以及軍事行動的自我抑制外，還保持中、美彼此溝通管道的暢通，不斷地透過外交途徑跟美國保證不會進攻台灣。如果中共違背了這些作法，除了喪失制台先機、提高對台戰爭失敗的風險外，還可能面臨與美國衝突的危險。

在南海爭議中，中共所採取的昂貴信號作法，除了軍事行動的自制，以及與主要起爭端的國家如越南、菲律賓改善關係、實施雙邊的信心建立措施外，更重要的是，中共與東協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爲宣言」。在這份

具有指導性質的準國際公約中，各方承諾維持南海的現狀，以和平方式解決紛爭。這份宣言也開啓了中共與東協更進一步合作的契機。所以，本論文關於中共會採取昂貴信號的假設，在台海危機以及南海爭議的個案中皆得以成立。

結果，本論文的假設在研究中通過了檢驗，證明了冷戰後中共的外交政策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也說明了守勢現實主義在理論解釋上的優越性。

第三節 政策因應

基於對冷戰後中共安全政策的研究結果，本論文對於台灣的安全政策，提出以下的淺見：

第一、本論文所探討的兩個個案——1995-96 年台海危機與冷戰後中共的南海爭議，皆與台灣有直接的關連。台海危機為台灣帶來的衝擊無庸贅述。此外，我國也是南海主權的聲稱國之一，目前控制東沙島以及南沙的太平島；¹然而，中共與東協 2002 年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將台灣排除在外，使我國主權有被邊緣化之虞。釐清個案中的發展脈絡來加以比較，瞭解中共的行為模式及背後的動機，對於制訂我國未來的因應政策或有助益。

舉例來說，在台海危機與南海爭議中，中共的首要目標皆是維持現狀，對於對手意圖改變現狀的行為，中共對台灣採取武力嚇阻的手段，然而對於越南、菲律賓則否，因為中共還要顧慮到整個東協及美國的反應；而在台海危機中，中共所顧慮的美國直到 1996 年才有明確的動作。因此，台灣問題的國際化或許能夠提供我國更多安全上的保障。至於南海問題方

¹ Kuan-Ming Su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wards the South China Sea," *Marine Policy*, Vol. 19, No. 5 (September 1995), pp. 401-409.

面，目前我國已將海岸巡防隊取代海軍駐紮在南沙的勤務，以避免與其他聲稱國直接產生軍事的衝突，不失為一明智的作法；但是要如何避免主權被邊緣化，實是我國今後要面對的兩難課題。²

第二、本論文所探討的個案皆涉及中共的主權因素。北京向來認為其對台灣與南海群島的主權是不容挑戰的，然而，處理方式卻呈現顯著的差異，主要端視中共因時制宜會採取不同或所謂彈性的策略。³從國際結構以及國內政治的發展來分析，可以有助於瞭解中共的主權原則並非是一成不變的。

Robert S. Ross曾指出，民族主義與經濟發展是中共政權維持合法性的兩大支柱。⁴中共向來以強調國家主權作為民族主義的訴求，所以對台灣採取武力威脅的方式來嚇阻台獨；然而，面對南海主權邊緣化的問題，中共卻避免訴諸於武力解決。再對照中共在台海危機中最終所表現出的自制，可知中共目前追求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更甚於對國家主權的堅持。

第三、中共是目前台灣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來源，因此瞭解其國家認知與安全政策的關係，有助於決策者思考未來的因應之道。本論文以守勢現實主義論證中共是一個追求自我防禦的國家，因為對中共而言，維持一個有利於國內經濟發展的穩定國際環境與周邊安全，是最高政策指導原則；因此，軍事武力是其訴諸於防止主權與領土受到外來威脅的最後手段，而非增進影響力的工具。⁵所以，台灣在面對對岸的武力威脅時，可以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² Andrew Scobell, "China's Strategy toward the South China Sea," in Martin Edmonds and Michael M. Tsai, eds., *Taiwan's Maritime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48; 關於我國的南海政策，見Cheng-yi Lin, "Taiwan'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Asian Survey*, Vol. 37, No. 4 (April 1997), pp. 323-339.

³ 其他涉及主權的爭議，例如與鄰國邊界糾紛的談判，中共也會因對象、時空條件以及國家利益界定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讓步，見Chien-peng Chung, "The PRC's Changing Moral and Realist Perceptions Toward Territorial Disputes," *Issues & Studies*, Vol. 36,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0), especially pp. 192-193.

⁴ Ross, "Navigating the Taiwan Strait," p. 68.

⁵ Glaser, "China's Security Perception," pp. 267-268.

第四、關於中共未來是否會改變現狀的問題。中共現在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是否就代表著未來就不會改變現狀、甚至進行擴張的戰略？特別是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在霍布斯式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未來的意圖是不確定的，即便是目前的現狀國將來也有可能變成侵略國。⁶

攻勢現實主義的論點可以從理論與實際兩個層面來回答：首先，這樣的論點涉及到「時間面」(time-horizon)的問題，即在多久的時間範圍內這樣的論點才能成立。攻勢現實主義提出國家潛在的危險因素：例如擁有攻擊性武器、未來意圖的不確定性以及被欺騙的風險，都是屬於短期性(short time-horizon)的政策考量，即這些危險是較為迫切、立即的；另一方面，攻勢現實主義所關切的未來變化因素，例如相對實力的消長與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的發生，其時間面卻是長期性的(long time-horizon)。所以，攻勢現實主義的論點在這方面呈現出邏輯的不一致。⁷也就是說，攻勢現實主義擔憂國家現在所具備的風險，在長期來說並不存在。

再者，攻勢現實主義所關切的長期性因素，如未來相對實力的敵消我長或預防性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在實際層面上很難受到重視。因為一般而言，國家外交政策的操作向來是短視的(myopic)，為了眼前的趨吉避凶會採取合作、不對抗的策略，而不在乎將來可能存在的風險。⁸因此，中共將來是否會改變現狀並不是其他國家首要擔心的，重要的是它目前是現狀國，可以繼續維持安全上的合作與經貿的往來；相對而言，中共也不會考量目前與台灣或南海爭議相關國家的經貿關係，是否會增加後兩者的相對實力，而造成未來改變現狀的難度。然而，為了一國外交政策的長遠考量，

⁶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30-31.

⁷ Ibid., pp. 30-31, 51-53, 142; 對攻勢現實主義在時間面的邏輯問題之批評，見Gerald Guenwook Lee, "To Be Long or Not to Be Long—That is the Question: The Contradiction of Time-Horizon in Offensive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2 (Winter 2002/3), pp. 196-217.

⁸ Ibid., pp. 212-213; also see David M.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12, No.1 (Autumn 2002), pp. 1-40.

有必要為中共未來是否會改變現狀提供因應的政策。是故，守勢現實主義提出昂貴信號的論點，以此作為衡量中共是否會改變現狀的指標。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本論文並非指出，採取防禦性安全政策的中共，在未來並不會攻打台灣。主要還是從認知與國內因素來考量，如果中共領導人認為台灣問題會影響其政權合法性，或是認知的攻守平衡向攻擊的一方傾斜，則中共就有可能攻打台灣。⁹

第四節 研究策進

在本論文的結尾，作者提出對於本研究的檢討與未來的策進作法：

第一、就理論檢驗的標準而言，本論文僅研究 1995-96 年台海危機、與冷戰後中共南海爭議兩個個案，在方法上容易有個案太少（small-N）、變數太多（large-V）的問題。¹⁰雖然本論文以「單一個案內進行多重比較」的個案研究法避免了這個問題，¹¹然而，就建立通則理論的嚴格標準而言，仍有待更多跨越不同地區、時間範圍的個案來進行理論檢驗的工作。

第二、同樣地，本論文以兩個個案來檢視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策確實有所不足，時間範圍也太短，雖然能夠解釋冷戰後中共的安全行為，但對於意圖建立中共安全行為的通則理論則較不具說服力。所以，在後續的研究中應該進一步比較中共建政後的安全戰略模式。

⁹ 關於中共攻台可能原因的探討，見Mark S. Pratt, “U. S. Reaction to the PRC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in Parris H. Chang and Martin L. Lasater, eds., *If China crosses the Taiwan Strait: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pp. 35-54; 關於兩岸軍力的比較，見David A. Shlapak, *Dire Strait?: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¹⁰ 個案少於變數的數量會造成統計上的顯著性不足，進一步的探討見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¹¹ 關於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請見第壹章第四節，特別是註釋第 24。

第三、對中國國內政治的探討有所不足：相較於對中共認知的探討，本論文卻沒有花太多篇幅來著墨中共國內政治的發展，主要原因在於冷戰後的中共並沒有向外擴張的情形發生，符合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採取防衛性政策的論點。因此就目前而言，體系良性的作用還是影響中共安全行爲的最主要因素。

雖然守勢現實主義強調認知與國內政治的重要性，並以此來解釋許多戰爭發生的原因，例如在國內政治方面有軍人階層、官僚體系與財團影響等的因素，¹²但是守勢現實主義基本上並不屬於「國內政治」(Innenpolitik)的學派——主張外交政策的產出根源於一國的社會或經濟結構，而只著重於單位層次的分析；相對地，守勢現實主義也重視體系層次與結構性的修正因素，這也是本論文的分析重點所在。¹³然而，如果要更進一步增加本論文的深度與說服力，有必要在日後的研究中強化對中共國內政治的探討。

最後、攻勢現實主義也是近年來研究國際關係的重要理論，特別是其論點與守勢現實主義有許多相對應之處。是故，若能在後續研究中，將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放在同一個案中進行比較，則更能夠檢視個別理論的效力，並豐富現實主義的理論家族。¹⁴

¹² Snyder, *Myths of Empire*.

¹³ 批評守勢現實主義屬於國內政治學派的說法，見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Summer 1992), pp. 179-180; 本論文第貳章第三節有相關的討論與反駁。

¹⁴ 類似的出色研究如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pp. 1-49.